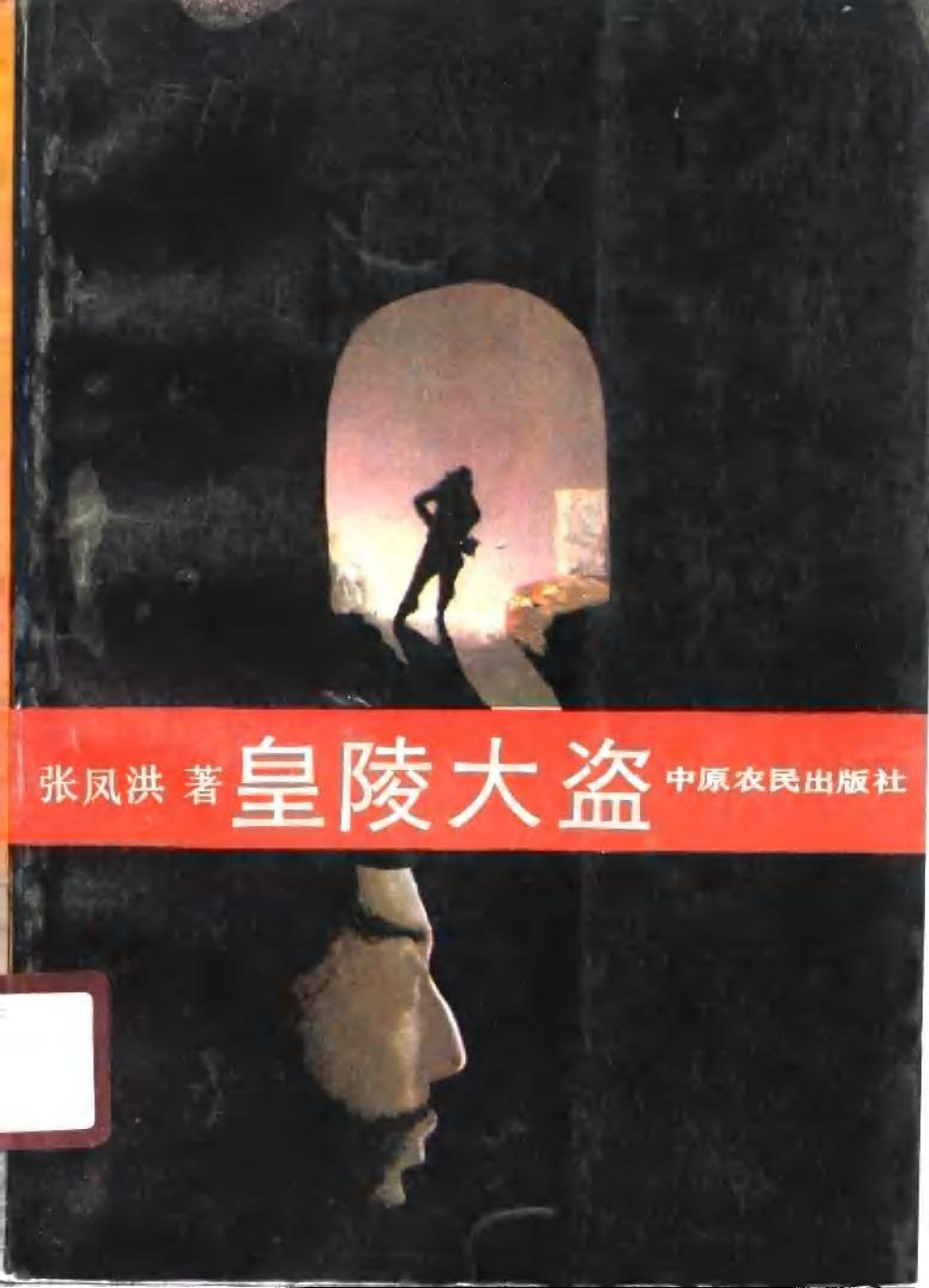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凤洪 著 **皇陵大盗** 中原农民出版社

皇陵大盗

张凤洪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25印张 265千字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640册

ISBN7—80538—185—2/I·73

定价4.50元

内容提要

世上大都知道军阀孙殿英盗东陵慈禧墓的故事，很少有人知道西陵珍妃墓被盗的事。这部小说，以翔实的资料，曲折的故事，生动描写了位于河北易县清西陵中珍妃墓被盗的经过。故事发生在1938年11月，作案者是居住在皇陵附近的几位不同性格的亡命之徒。皇陵驻有专门守卫的陵警，珍妃墓又有一位老人日夜看守，几位亡命之徒是怎样打开坚固的墓室，盗走大批珍宝的呢？书中处处皆是扣人的悬念，惊险的情节，结尾处更是出人意外，必能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。



张凤洪，男，1944年生于山东省龙口市。毕业于天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。曾任电子工程师、机关秘书、出版社文艺编辑、副总编辑、《神州传奇》主编等职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大众文学常务理事、河北通俗小说研究会会长。

作者小传

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黄金贵族》《金瓶梅传》《楚汉演义》，小说集《绿色的爱》《异域乡恋》等。中篇小说《房管局长老焦头》获河北省文联1982年度优秀作品奖。现任花山文艺出版社文学编辑。

皇陵大盗

第一章

亡命之徒

贪婪的眼睛

1938年11月初的一天。天空阴沉沉的，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。寒风肆虐地从空中扑下来，抓起山坡上枯黄的衰草，又蹿上高天。于是天空中就有无数根草茎和片片落叶在飞舞盘旋。天空更加昏暗。寒风还呼啸着掠过金顶玉柱、碧瓦红墙的殿宇，掠过苍松翠柏和密匝匝的山林，引起松涛轰鸣、山林呜咽，犹如厉鬼吼叫，令人胆颤心惊。

荆轲塔在寒风中颤栗，易水河在寒风中翻滚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。荆轲刺秦王的千古绝唱也裹挟在风声里。两千三百年后的今天，出生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又一个“壮士”，开始了他“惊天地，泣鬼神”的“壮举”。

他叫鄂士臣。三十多岁。粗壮，高大，魁梧。黑脸膛，浓眉毛，一双猫一样圆圆的淡黄色的眼睛。鼻子扁平，嘴唇肥厚而又突出。一圈卷曲的络腮胡子与两鬓连在一起。青裤青袄，一双牛鼻子开山鞋，腰间系一条草绳。

他肩背一只荆筐，手拿一把砍刀，前后左右仔细瞧了瞧，迈开大步从自己居住的村庄华北村走出。这样昏暗的天气，又是兵荒马乱——日本军、八路军、土匪时常出没的时候，庄稼人是很少出门的。

鄂士臣沿着茅草小径先向南走，然后沿着易水河畔向东。易水河畔丛生的紫荆树淹没了他的身躯。来到西陵八景之一的“易水寒流”之后，陡地向北而去。绕过梁各庄，闯进皇陵禁地。他猫着腰，从奇峰岭西麓攀援上山，如同灵活的猴子，一会儿便站在影壁山的山顶了。

在这儿鸟瞰偌大的皇陵，是再好不过的去处了。鄂士臣一双贪婪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清西陵，仿佛要用眼睛把这座皇陵翻过来，去拥抱沉睡在地下的稀世之宝……

偌大的皇陵

清西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室陵墓群之一，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三十华里的永宁山下。它北起奇峰岭，南到大雁桥，隔易水河与狼牙山相望；东临战国遗址燕下都，西止内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、与居庸关和倒马关并称为“三关”的紫荆关；周长二百华里。它始建于1730年（雍正八年），止于1924年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被冯玉祥从皇宫赶出来，历时一百九十四年。当年雍正皇帝排除众议，把陵址选在这里，御批“山脉水法，条理详明，询为上吉之壤”，是很有眼力的。这里不但有迷人的“西陵八景”：荆

关紫气、云濛叠翠、拒马奔涛、峨眉晚钟、奇峰夕照、福山捧日、华盖烟岚、易水寒流，而且整个看去，山、水、林、树、殿、石浑然一体，巧夺天工，令人有仙境之感。有资料记载：

清西陵的陵区内，山川秀丽，景色怡人。西边是太行山的东麓，云濛山层峦叠障，逶迤起伏。北有永宁山，主峰突起，耸入云端，屏立于陵寝之后，远岩翠岫，气象万千。东有金龙峪等山峦盘旋远去，丘陵地带田连阡陌，春绿秋黄。南面的九龙山巍峨挺秀，气势磅礴，再南有易水河蜿蜒曲折，水清透底。群山环抱着一片形势高爽的平川，矗立着千余间殿宇和百余座石建筑、石雕刻，金顶玉柱，碧瓦红墙，掩映在蓊郁茂密的苍松翠柏之间。走进陵区，好象置身于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之中。绵绵山岭于陵寝之后形成天然翠屏，长长神道于墓穴之前伸展通畅，处于中轴线上的建筑物的外围，遍植松柏，形成独特的自然景观。登高放目，但见陵区一片碧海绿涛，陵寝的殿宇，如同绿海中的岛屿，次序分布，金黄碧绿的殿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青枝绿叶之间，红墙耀目，亭阁峥嵘，飞檐插空，石雕肃立，既雄奇宏伟，又灵秀清幽。

皇家贵族活着时住在紫禁城里，死了还要占据这“万年龙虎抱，每夜鬼神朝”的“上吉之壤”、“风水宝地”。这清西陵共有帝陵四座，后陵三座，妃陵三座，王爷、公主陵四座，共计十四座陵寝，埋葬着四个皇帝、九个皇后、五十七个妃嫔，以及王爷、皇子、公主等共计七十六人。雍正、嘉

庆、道光、光绪四个皇帝和他们的后妃就长眠在这里。

清西陵每一座陵寝下都埋藏着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，因而吸引着形形色色的盗墓人，同时也不断地把这些亡命之徒送上断头台。

崇 陵 魔 影

鄂士臣就是这样一个亡命之徒。

此刻，他盯着皇陵的眼睛都发红了。

“俗话说，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得外财不富。”鄂士臣兀自喃喃地说，“难道守着这么个大金库，我还要受穷吗？那才是傻瓜哪！”

盯着皇陵的眼睛不断幻化出金元宝、银元宝、翡翠玉石、珍珠玛瑙，幻化出丰盛的酒宴、豪华的服饰、多情的女人……

鄂士臣长到三十岁还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，他只知道他太需要女人了。他听人说北京、天津有许多窑子，只要花钱，那里的女人就跟你睡觉。“他妈的，老子真想去开开荤！”他常常这样说。可钱呢？一想到钱，头就耷拉下来了。

“以前多蠢，守着金山没钱花。今天老子豁出去了，砍掉脑袋不过是碗口大的疤，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！”

鄂士臣挥起砍刀，狠狠地向一棵胳膊粗的树干砍去。“咔嚓”，树干被砍断了，树冠被狂风吹向山谷，

“他盗墓的决心下定了。”

倘若现在有人阻拦他，说：“鄂士臣，快收起你的邪念吧！”他会砍刀所向，与阻拦和劝告他的人拼命。

天渐渐地黑下来了，风却有增无减，可见度很差。鄂士臣勒紧腰间的草绳，从影壁山上溜下来，一直向南走，越过青桩、白桩和红桩三道防范界线，来到了崇陵。崇陵就是光绪皇帝的陵墓，位于清西陵的东北角，与道光皇帝的慕陵、嘉庆皇帝的昌陵、雍正皇帝的泰陵，从西到东，一字儿拉开；到了崇陵这里，向北向东，均是荒山野岭，阒无人迹。崇陵的地宫安葬着光绪皇帝和他那讨厌的隆裕皇后——慈禧太后的内侄女、密探和眼线叶赫那拉氏；光绪皇帝生前讨厌她，死后却必须与她合葬在一起。

崇陵虽然是最后的一座皇陵，但建筑与其他各陵大致相同。从南到北，从前到后，石象生、大碑楼、大小石桥、龙凤门、小碑亭、神厨库、东西朝房、隆恩门、东西配殿、隆恩殿、琉璃门、二柱门、石五供、方城、宝城、明楼、宝顶、地宫，一应俱全；所用材料均是桐木、铁料，俗称“桐梁铁柱”，十分坚固。地宫是仿照清东陵同治皇帝的惠陵地宫建造的，更是固若金汤。鄂士臣站在坚硬的月台上，望着隆起的宝顶，心里想到了这一点：要开地宫，谈何容易！

鄂士臣茫然地摇了摇头，向东走去。

崇陵正东一华里，是崇妃陵。这里埋葬着光绪皇帝的两位贵妃：瑾妃与珍妃。这是一对亲姐妹，一对不幸的女人。珍妃虽然深得光绪皇帝的宠爱，但却招来隆裕皇后的妒嫉和慈禧太后的忌恨。

鄂士臣此时就站在珍妃的墓前。他听人说过许多珍妃的故事。直感告诉他，要掘开这座地宫，也不是轻而易举的。纵然有天大的本事，一个人也无法在最短的时间里趁人不备突然掘开地宫盗走宝物的。因为盗皇陵是要杀头的！所以必须时间短，速度快；等人发现，早就逃出十万八千里才行。

鄂士臣的思维快速旋转着。蓦地，他的脑海里闪出一个人来。

“对，把他搬出来，事准成！”

鄂士臣的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。

天完全黑下来了。风在空中狂吼。陵区内阴森可怖。鄂士臣无法从来路出去，那儿的路径已被夜色吞噬了，他就索性摸黑上了神道，沿神道隐进赵公祠。他的右手紧握砍刀，向前方举着。倘若遇上护陵警，他一刀砍下去就能让他脑门开花。

鄂士臣路过东班房时，破旧的窗户上泻出一扇微弱的灯光。鄂士臣知道了，看陵老人住在这里。鄂士臣曾经窃笑：

“这老家伙，没点心计。如果养上一条狼狗，我鄂士臣经过这里，不就发现了吗？”

他在赵公祠躲了一会，见四周没有动静，就撒腿往西南跑。出了陵区后，他没有回自己的华北村，而是一头钻进了凤凰台村的狭窄街道。

深 夜 行 凶

一座石砌的小房，房前用碎石垒起一个小院。小院有个门楼，门楼下是两扇木板门。木板门上贴着陈年的门联，风剥雨蚀，门联已经发白了。

小房、小院、小门楼在夜风中瑟缩着。

“啪、啪、啪”，一只大手拍击门环。

没有回声。

一只穿牛鼻子开山鞋的脚，猛地在门板上踢了三下。小门楼上簌簌落下一片泥土，同时发出三声“咚、咚、咚”的轰响。

有人出来了。先是咳嗽一声，接着是趑趄拉拉的脚步声。

“谁？”

“快开门吧！”

“吱呀”，门板开了一条缝。一把砍刀伸了进去。

“妈呀！要杀人！”小院里的人拼命关门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“土匪！”他在心里说。北边的山里，被高洪飞的土匪武装盘踞着，时常在月黑风高之夜下山骚扰。

一把砍刀开路，持刀人闯进了小院。

“关大哥，瞧你个熊样！”鄂士臣不由得哈哈大笑，把跌倒在地上的关友仁拉了起来。

“关友仁拍拍身上的土，尴尬地说：“我以为是高洪飞

的土匪来了。”

“哼，要是小日本，你该怎样？”

两个人嘻嘻笑笑，进了那间小屋。

炉台上煨着几个烤山药。鄂士臣把背筐、砍刀放下，抓起烤山药，拍拍灰土，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吃完，盘腿上炕，拉过烟筐箩，卷上一支烟。“巴哒巴哒”地吸起来。

“他妈的，活了半辈子，就吃这，抽这！”

鄂士臣“噗”地把烟蒂吐到地上，愤愤地说。

“那怎么的？有这吃，有这抽，就满不错了。”关友仁说。

“大哥，你不要自欺欺人了。你心里想什么，我都知道！”

这关友仁粗通文墨，读过“三国”、“水浒”，常把自己与刘备、诸葛、宋江、吴用相比。在这穷乡僻野，他也算是一个“圣人”了。许多人想做一件事情，拿不定主意时，总是找他商量。他何尝不想吃香的，喝辣的，抽大烟，玩女人？他甚至都做过皇帝梦，但他又不敢冒险，到了真事上就优柔寡断，裹足不前。有一次，他曾对鄂士臣说：“我要拉杆子，你干不干？”鄂士臣二话不说，只一个字：“干！”鄂士臣是那种刀山敢上、火海敢闯、胆大手黑、心眼歹毒的人。他所说的关友仁自欺欺人，就是指他曾经想拉杆子当草头王的事。

半天，关友仁说：“我心里想什么呢？”

鄂士臣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拉杆子！”

关友仁小眼一亮，如同爆出了一个火花，但随即又熄灭了：“老弟，你小声点！”

“怕什么？拉杆子，当土匪，象高洪飞一样占山为王……”

关友仁拈着小胡须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难哪！”

“有什么好难的？眼下正是好时机。日本人打来了，天下大乱了。乱世英雄起四方。咱们也搞点铁家伙，拉一支队伍，闯荡闯荡。一旦有了出头之日，大哥你就是寨主，兴许还会被招去做官，兄弟们就跟你沾点光。这一辈子也算没有白活！”

关友仁斜眼瞅着眼前这位彪形大汉，心里思忖开来：是呀，眼下这地面是三不管，老蒋溜了，日本人顾不上，八路军还没正式开到陵区来，正是拉队伍的好时机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常言道，有枪就是草头王。当了王，称霸一方，正好满足自己平生的心愿。想到此，关友仁兴奋了，一股热血猛然撞击着他的心扉。

“干！”他说。但是，这个“干”字刚说出口，他就摇了摇头，“这枪，上哪儿去弄呢？”他又有些泄气了。

鄂士臣用大手点着他的脑门，说：“你呀，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眼下这块地面儿不是没有主儿吗？谁还能管得着咱？咱们就朝地下的死人要！挖开一个皇陵，盗出宝贝，换成钱，还愁买不来几十杆枪？有了钱，还愁没人来投奔饭门？大哥，到那时，你就威风凛凛了！”

一听说盗皇陵，关友仁立时打了个寒颤，两眼发直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因为他亲眼看到过十年前六个盗墓未遂的人，

统统被砍下脑袋的惨景。从那时起，他就知道，皇陵是不能盗的，除非吃了豹子胆。

见关友仁半天不吭声，鄂士臣忙问：“大哥，你说话呀！”

关友仁这才回过神来：“不不不，皇陵盗不得，盗不得！”他连连摆手。他的眼前总也摆脱不了那明晃晃的大刀片，那“咔嚓”一声落地的人头，那喷泉似地喷射而出的血柱，那令人心惊肉跳的场面。

“好吧！”鄂士臣从炕上跳到地下。他从地上抓起那把砍刀，霍地车转身，逼到关友仁面前，说：“反正我的想法你也知道了，免得你告状去，我先结果了你的性命！”

鄂士臣一把抓住关友仁的衣领，右手执刀，“呼”地从上向下砍去。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小屋里再没有声响了。

屋外的风，依然肆虐地刮着。

第二章

策划密室

“逼上梁山”

鄂士臣一刀砍下去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小屋子里就无声无息了。原来，关友仁见鄂士臣挥刀而下，一道寒光逼近脑门时，猛一激灵，向右一闪，那明晃晃的砍刀便顺着自己的左肩旁削下去，一下砍到了土炕上。尽管这一刀没有结果他的性命，但也把他吓个半死。一时间，他瘫倒在炕沿上，晕了过去。

这鄂士臣原想举刀吓唬吓唬关友仁，让他知道点自己的厉害就行了，并不想真杀死他。可是向下挥刀那一刹那，他陡地改变了主意：“杀死他！不能留后患！”因为他知道了自己要盗皇陵的图谋，一旦报告给护陵警，自己的命就没了；再就是关友仁并不知道是举刀吓唬他，一定会以为是真的要杀他，倘若要他活了，他也会纠集他的好友要自己的命。鄂士臣在极短极短的时间里改变了自己的主意，所以那一刀下去格外用力。谁知关友仁还真够机灵的，他只一闪便躲过了